

第三十八期

廣州武漢撤退後對抗戰前途的認識與

努力……………時事座談會

幾種錯誤心理的糾正……………程劍聲

日寇進攻華南與其國內危機……………杜伯燠

「抗敵」之又一解……………趙振中

吃飯與氣節……………史巴羅

從轟炸中去陽新(戰地通訊)……………瓊

廣州武漢撤退後

對抗戰前途的認識與努力

廣州武漢於上週內相繼退出，抗戰形勢，進入嚴重階段。抗敵後援會為研究目前局勢特於二十六日，延請文化界及軍事交通各方而有研究人士舉行座談會以資探討。此文即綜合座談會各人意見整理而成。此次談話會參加者有曾代主任陳惕庵周達時俞嘉賓等先生約四七人，發言者有曾代主任陳惕庵俞嘉賓謝志遠吳澤霖李青崖張夢麟高酒羅志瀾刁勁波徐盛主諸先生，所有發言意見均極有價值，足供各界研究時局者之參考，特登載於此，望閱者注意及之。

鐵君附識十，廿九。

自十月十二日敵人由廣東大鵬灣登陸，三十一日廣州淪陷，隨之而我堅守五月的大武漢，亦因戰略關係，自動放棄，安全撤退；一般對於抗戰局勢較少認識的同胞，對此感覺失望；因之而悲觀、消極，動搖了最後勝利的信念，暴露了氣餒埋怨的心理；而少數別有用心之流，竟又乘機詆譭政府，歸罪他人。不知武漢撤退，決非軍事的失敗，此可由抗戰十五個月，而後方一般生活，尚未受絕大的影響見之。歷史上民族革命的例，未有不付重大代價，遭受極端痛苦，而能求得國家民族的獨立者。我們不犧牲奮鬥，或者努力的程度不敷，而便希望最後勝利的到來——這是一條「緣木求魚」的。最後勝利的保證，是建業在「不驕不餒，不勝不休」的堅強意志上。決不能因一時一地的進退，而自墮其抗敵的志氣！何況廣州以北，以及於武漢外圍，總在我手！我們願就今後局勢，從軍事、經濟、外交、交通，各方面來略加說明，即可見廣州武漢的撤退，並非失敗，而是我們的抗戰，又轉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

一、廣州武漢放棄的原因

我們抗戰的策略是「長期抗戰」；我們所以採取這個策略的原因，是由於敵人軍隊的訓練與裝備比我們強，而其潛在的力量——人力和資源，比我們弱；因之敵人是利於「速戰速決」，而我們則是於反的「戰而不決」。我們是要以「長期戰」與「消耗戰」的戰略來把這豪強的敵人拉倒。

這種長期抗戰的策略，完全是根據我們的長處而決定的。我們的長處是地大，物博，人衆。這三個條件，是我們絕對優於敵人的條件，因之我們的策略是利用空間來與敵人爭時間；利用人力來消耗敵人的兵力和財力。到了敵人消耗得不能接濟的時候，便是我們得到最後勝利的時候。

抗戰以來，我們的力量逐漸加強；最初我們是以戰略來牽就政略，因之淞滬之戰，有不少的老兵犧牲；一般人以為第一期抗戰結束之後，我們便不能再戰。然而第二期抗戰開始，敵以重兵攻略津浦線；我們根據第一期的經驗，發揮全面的機動性的戰略，進攻長興吳興，粉碎敵人的江南「掃蕩計劃」；因之而有徐州台兒莊的大捷。第三期抗戰開始，我們便封鎖長江，全面決戰。戰線沿隴海西段黃河以北；平漢南段鄭州

以南，敵入線，漸而向北東南三面展開；依抗戰歷程的需要，全面出擊，乘機敵人，擊碎其江南掃蕩計劃，晉南掃蕩計劃的迷夢。由於敵人在第一期作戰，只使用海陸空聯合與機械部隊；第二期作戰使用大量機械化部隊；第三期作戰，更進而使用毒瓦斯來看，可以證明我們抗戰力量的加強。這是一。由於敵人的透次增兵，陸續增至三十五個師團；屢次聲言將於某日攻下武漢，而到期不能兌現。這是二。由於第一期作戰的總結果，敵人消耗的兵力是二十五萬，而第三期作戰，敵大軍消耗至四十萬以上。這是三。以這三點，即可看出我們作戰力量，其進步是怎樣的大。

廣州之失陷似乎太快，然而也難怪。因為海岸線過長，防守的兵力分散；敵人由大鵬灣的澳頭登陸，我們守澳頭的一團多人，抵禦不住。敵人既由八九十隻軍艦的掩護，以裝備完整的優勢兵力，經淡水而趨惠陽；惠陽西北為山，東南為水，以道而面江負山稱著。在現代立體戰爭的設備之下，敵人以飛機重砲的威力，配以水上之橡皮艇，可以越長江大河；我們以前所說的「長江天塹」，本為取守勢的有利條件，不幸在現代作戰，江河轉而為有利於敵；（這則長射程巨砲可以直達，近則橡皮艇可渡重兵），惠陽不守，博羅增城的戰圍，亦受增城的影響，不能持久。況以粵省優良的部隊為李漢魂、葉舉、鄧龍光等部，早已調出廣東，增加前線，留守廣東的兵力比較薄弱；最吃虧的是大砲太少，倉卒間兵力不能集中，因此廣東不得不放棄。又因廣東的放棄，影響武漢，而我保衛大武漢已歷五月之久，一面掩護我人力財力西移，一面又消手敵的兵力至四十萬以上，任務完成，目的已達，為着保存實力，爭取主動地位；以備繼續抗戰計，武漢已無再守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最高統帥下令撤退。我們須堅決認定：武漢的撤退並非失敗，而是抗戰歷程之戰略上的必要步驟；相反的，則是我們抗戰勝利的開始。

一、今後的抗戰經濟

經濟是抗戰的主要要素，經濟不能支持，軍事即不能支持。這是一般人所共知的常識。由於廣州與武漢的相繼撤退，一般對於我們的經濟力量，表示憂慮；這是很可慮的。抗戰以來，我們除了天津方面

經濟的損失是比較大之外，其餘的經濟中心如上海廣東等處，多已向後方的安全地帶撤退。武漢的苦守達五月之久，並不是單純的為保衛武漢而保衛武漢；我們保衛武漢，除了軍事上的意義外，同時是掩護我們人力物力財力的向西轉移，重新在安全地帶，開發建設。這是我們可以看到和想得到的事實。至於一般建築物，實際上不能遷移的東西，我們已向動破壞，不以資敵。敵人得廣州武漢，只是一片瓦礫場，而我們所犧牲的並不是我們的經濟生命。尤其是廣州方面，我們只損失了幾個月規模的消費性質的工廠。因為廣東之富，多是由僑民每年匯回的款項，而其出口的錫鑛之類，產於翁源，樂昌，中山，河源等處，敵人無佔領及開發能力；現時在我手中，亦只是小規模的開採而已。都市本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根據地，我們失去了也無多大關係；相反的因為都市與內地隔絕起來，轉足了我們內地輕工業與手工業生產以有力的刺激；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們必須以都市移來的人力財力，與內地的自然環境配合起來，迅速而擴大的建立起我們的自給自足的經濟。

關於外匯方面，截至目下為止，我們還在英美等國，保持有一百萬萬的準備；這種準備，政府是隨在設法，加以充實；必要時還有友邦的借款，我們是可以無須多慮。

二、今後的國際交通

交通與軍事和經濟，都有關係。由表面看來，粵漢鐵路的被攔斷，我們自然有相當影響。可是這種影響，政府是早已料到而且已謀出救濟。無論現在我們還可以自梧州經三水出海，即使三水被佔，敵人也無法截斷我們的國際道路。因為在西北方面，由新疆至蘇聯，由蒙古至外蒙，我們還有兩條路可通。西南方面，由河內至南甯或至昆明，由緬甸至昆明，我們亦有兩條路可通。我們正在竭全力以建設內地公路，並且多已完成。據香港某報統計：我們最近經由香港入口的汽車，價值在一千萬以上。這種大量的交通工具，我們雖然不能說比鐵路好，但是至少我們已謀得救濟。何況敵人因為張鼓峯一仗，學得了蘇聯的乖；對於我們粵漢路，改用飛機來集中一處轟炸；集中而又不斷的轟炸，事實上無法通車。所以粵漢路即在我手（事實上廣州以北，以至武漢我國境在外，

手)已不是國際通路。至於轟炸公路，我們極容易修復。敵人是炸不絕炸了。

由上所述，粵漢路的被截斷，固然增加了我們的困難；但是我們新的交通線，敵人是無法來再作有效的破壞。無論如何，我們的前途是絕對堅苦，然而也絕對樂觀。我們應該有絕對的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自信。

四、對英法態度的推測

在這萬花齊放，充滿了自私慾的現世界，國際關係的錯綜複雜，已經達到了極點，我們要來分析這瞬息萬變的國際關係，只能就其某一時間，某一空間加以推測已而，比方一月前的捷克事件終於以慕尼黑協定而解決，捷克之被宰割自然是侵略者有計劃的吞併，站在和平陣線上的英法，竟自犧牲了捷克，向侵略者妥協，這又那裏是我們預料所及的呢？當時我們以為，至少是法國會強烈的反對蘇台蘭歸德的。

目前在抗戰第三期最嚴重的階段，敵人竟在大鵬灣登陸，廿一日廣州更淪陷敵手，這個戲劇的「突變」使我們驚奇，使我們詫異，因為那裏不僅有英勇抗戰的革命隊伍，不僅有民族意識濃厚民粹強悍的同胞，而且是英國遠東殖民地生命線的前衛。

中國老早就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中國老早就生活在列強的屠刀下，當中經濟利益特別優厚的要算英國，可是自從「九一八」以來，華北華中一帶利益已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截取，僅僅留下了華南一隅給英國，華南是英國在華利益的重積處所，廣州是中國三大經濟市場之一，是英國榨取中國財富的一個工具，敵人的勢力由華北而華中之後，英國利益會受到相當的威脅，但這並沒有滿足敵人的慾求，他還要繼續進攻華南的。而今已經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

「八二三」虹口事件在上海，我發動全面抗戰的時候，敵人就已經要實現其進攻華南的迷夢，今年海南島事件就是一個明證，當時曾引起法國的反響，因為法國在華南有相當的關係——華南是安南的前衛，而且一九〇七年日法曾有華南協定，所以當地進攻海南島時即向法國聲明謂其佔據海南島並未防礙此項協定，那時候由於歐洲有着德奧合併和德捷

問題，所以法國僅是口頭上文字上表示對安南利益有防礙，腰西報則謂法國對遠東問題如對西班牙問題一樣，抱不干涉政策，法國惟英國馬首是瞻。

海南島事件發生時，正是敵國內閣改組，板垣宇垣入閣的時候，兩個人的政策是相衝突的，板垣的作戰計劃是進攻漢口，同時進攻華南，同時反蘇反英，宇垣則認爲這是非常危險的舉動，因爲違反了英法在華南的利益，爲了這件事，敵國內閣發生了兩派的衝突，板垣獲得勝利，爲板垣張目的「新東亞建設談話」發表言論更主張英法租界由日方接收，並且進攻香港，宇垣下台之原因即在此。

板垣勝利後，即極欲促成其主張的實現，拼命進攻華南，只消看其所派進攻華南將領本莊繁與松井石根，即可證明他的決心，敵人既以全力來犯，我們廣州遂未及十天而淪陷了，根據這樣的說話，如果華南戰局，廣州能支持一二月，敵國內必起一個巨大的變化，換句話說，只要我們給板垣的計劃以相當的打擊，宇垣一派必起而攻擊板垣，英法也必然會起來說話，記得英駐日大使克乃其即主張英日舉行談判，可是爲了宇垣下台，談判也就告了終止，敵經濟學家末次正泰即說中日戰爭將百年化，如果，廣州能多支持一些日子，在華南給敵人以相當的打擊，那末雖然不一定就百年化，至少也可以達到長期抗戰的任務。

以上敘述了這麼多，我們唯一的是要看敵人進攻華南，甚至於佔領廣州是否得到了英國的默許呢？對於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各人的說法不同，有的認爲英法沒有默許，有的認爲英法早在歐洲四強協定時已經對遠東問題有所商決，這個商決當然是在保全自己利益之下，不惜犧牲中國，本來中英協約上曾有規定，大鵬灣只能中英兩國船隻進口，如照報上說起來，敵人在大鵬灣登陸，那一定是得了英國的默許的，可是我們仔細的考察起來，敵人在大鵬灣以北的澳頭登陸的，這一點疑問可以打破。雖然我們就自中國抗戰後英日兩次未成功的談判與英艦被炸案的隨便解決，還有最近中國向英二千萬磅借款的被拒絕，不能不令人有「英日默契」之感。但我們始終認爲其默契的可能實存，還在國聯通過援用公約十二條後就很顯明的告訴我們的，國聯一切議決案沒有英法的贊成與支持是不會成功的，英法既接受制敵人的要求，當然說

明了他們沒有默契，而且就英國國策來說也不會的，同時英國輿論對我們有利，就是張伯倫也不能違反這種輿論的，最後英國在遠東，尤其是在華南的利益甚大，他決不會讓步到犧牲自己生命線進一步的，再說，遠東問題決不是英日兩國的問題，就解決得了的，如果我們認為廣州失守後為什麼不見英國有表示，那就是由於廣州失陷得太快了，而且歐洲地中海很有許多問題，就是德捷問題也還沒有完全解決，因而還勿法來過問，我們不能把勿法過問看做就是默契。

至於法國上面亦曾提及，他對遠東問題惟英國馬首是瞻，我們就進一步看，法國在安南大戰前對於這個地方常常是賠本的，近些年來收支比較可以相抵，安南出產以米為大宗，第一個銷場是廣州，第二個銷場是上海，此外為上海的無煙煤，百分之九十來至安南，但運銷總額根本就很小，所以無戰時，法國曾非正式的望中國代管安南，由此可知，以移戰事在海南島有所舉動，亦亦未可知如何，利害最大的仍然是英國。

我們以為從英國表示並未調解中日問題這一點看來，英國是沒有和敵人默契的，不過英國全靠殖民地生活着，他的一切政策，他所有的眼光並不能只看和英倫三島，還得顧及所有殖民地，殖民地當中可以決定英國政策的要算坎拿大和澳洲，過去我們的外交只集中在唐林街，這似乎忽視了別的聯絡，因為英國的一切政策都要徵求管轄地的同意，所以今後我們的外交還要注意到對坎拿大澳洲等地的聯絡。

五 後方應有的新覺悟

關於廣州失陷後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世界形勢已經有了相當的敘述，現在對於後方軍閥的貴州今後應該如何根本地去努力呢？

記得汪副總裁說過兩句話就是「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現在我們就來說老實話吧：抗戰到今天已經是十個多月了，可是我們舉眼一看，貴州的同胞仍然過着的是平時的生活，並沒半點非常

氣象，就是到今天，廣州失陷了，武漢撤退了，大家除了當時得到一個刺激而外，又什麼也沒有了，無一個人不知道，我們的抗戰國策是長期抗戰，可是社會上我們只能看到兩種傾向，一種是對戰爭焦慮，一種是恐日。我們這次抗戰能否勝利，全視我們能否支持長期抗戰，我們能否艱苦地長期抗戰，武漢退出後，社會人心極為動搖，比方物價立刻高漲，此中也許有商人操縱，可是民衆的恐慌確為事實，本來武漢撤退，我們知是爲了保全實力，等到敵人疲憊的時候才殲滅敵人，一般民衆說就是武漢撤退之後，軍隊已經不能再作戰了，可是我們看看南京失陷時，大家以為全沒有辦法，結果我們仍然支持了第二期抗戰，徐州失守語言又起，人心不免惶惶，結果我們支持了第三期抗戰五個多月，所以這我們不能不說是老百姓們沒有明白我們的戰略。

民衆沒有了解抗戰，就沒有所謂信念，反轉來說民衆爲什麼信不了解抗戰。這實在是在我們宣傳不盡的原故，對於抗戰前途實在危險得很，另一方面江北諸省人都以為貴州是一座天然的防空壕，可是現代的戰爭誰能担保炸彈不會通通落在防空壕上，什麼地方是乾淨土。等到武漢撤退了，中國的堪察加也發生了問題，大家才驚慌起來。

抗戰以後，大家都注意到民衆問題來，大家都高喊着動員民衆的口號，對的，全面抗戰要靠民衆支持，最後勝利要靠民衆去爭取，民衆就是抗戰的一條靠山，可是事實上究竟有許多人已經深入民衆隊伍中去動員民衆，深入民衆隊伍的人又有多少是了解民運做法的，我們以為應虛心反省，唯有動員民衆方能支持長期抗戰，去確切的把民衆組織起來。

同時智識階層的份子，才是社會的權威者，我們所有的意見，應該盡量地貢獻當局，不容氣一點說，我們要有敢說老實話的勇氣來擔當

當局提議當局，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再客氣了。一方面要要求政府採納我們的意見，所以如像今天的這種座談會實在有擴大的必要並且擴充到各抗日團體去。

我們常常在說我們的國家是愈打愈團結，這團結只是比較之詞，究竟我們已經團結到什麼程度了呢？顯然地這個團結的程度還沒有達到抗戰所需要的程度，有些人還是你懷疑我，我懷疑你的，這只要國家能少存一犧牲個人是沒有關係，如果國亡了，你雖然生存，也不過樂得一個亡國奴於衙頭而已，所以我們以為現在我們還需要一個澈底的覺悟。就是只要在抗戰的一個陣線上，我們要取齊一的步調。要絕對犧牲個人的意見，關於這一點，今天我們還值得向社會呼號。

領袖今年雙十節告民衆書中指示我們說：前方的將士，前方的民衆已經是對得起國家民族了，只有後方民衆的工作還不夠，真的就今天貴州很多人的生活說來。實再太懶惰了，今後我們只有加緊的工作來保障抗戰的勝利，用工作來宣傳民衆動員民衆，在敵人會繼續進攻梧州長沙的今天，我們要積極地準備保衛大西南保衛大貴州，以後方的工作來支持前方的戰局。

一般人常常是罵民衆沒有智識，不來出力，不來當兵，於是民衆便成爲各方面卸卸責任的一個工具份子，到今天我們仍然認爲民衆已經對得起國家了，有大多數民衆已經在那裏拚命努力，既爲國家出了錢又出了力，對不起國家的是智識階級和有錢人，我們以爲民衆是不成問題的，他們熱心抗戰，他們愛國家，就戰時農工團的工作經驗，民衆沒有智識不足憂，所憂者是不忠者對忠者如何去認識，以及認識後如何去組織

六、最後的話

綜起上面所討論的意見，我們可以歸納起來：

自從敵人在大鵬灣登陸起，抗戰已經轉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也可以說十月十二號是第四期抗戰的開始，接着廣州失陷，武漢撤退，更強調了這一個嶄新的局勢，這真所謂的嶄新階段，換句話說，就是抗戰最嚴重的時候到來了。

由於敵人的深入，由於敵人在我們土地上戰線的拉長，敵人的力量已經分散了，甚且是不帶分配同時由於十幾個月火財政的損失人民的苦痛有增無已，到今天敵人發行的公債已經有七百萬萬元，無論敵如何地欺騙民衆，如何地鎮壓，反戰的空氣日愈濃厚，這些事實說明了敵人的泥腳愈陷愈深，日本帝國的命運日愈與其墳墓接近，可是，我們也預料得到敵人處此最後掙扎的時期，必會更瘋狂地，傾巢來犯，所以我們說，敵人臨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就是我們的抗戰進入更困難的時候，在這最後的五分鐘在短兵相接的階段，我們不能宿命地等待敵人自己的滅亡，相反的只有加緊抗戰艱苦地工作，最後勝利才會屬於我們。

要加緊抗戰，要艱苦工作，這個責任要由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後方民衆；更是後方重鎮的貴州民衆，負担起來，誰也不能以巧妙的言詞來掩飾自己來卸卸責任，今後後方民衆只有的是實際工作具有的是埋頭苦幹，不僅是自己幹還要推動別人幹，這個任務智識階級特別負得多，他們一面是自己的努力，一面是鞭策政府的努力，此外還要以工作去影響一般被認爲沒有智識的人來幹。只有這樣，後方才算是對得起前方苦幹的戰士，只有這樣才能於最危險最艱苦的當中打倒侵略者，爭得中華民族的生存。

港之設防與演習，都可以證明。美國門戶開放政策受破壞，尤其不能容忍的，所以英美有共同聯合對日之可能，不是嗎？英國已允許美國海軍自由在新加坡駐防，以及美國大量的擴充海軍，增設太平洋各島嶼的防務，這都，日本一定不敢向華南進攻的，否則英美法就必定聯合對日作戰。如果廣州受威脅，英美法，尤其是英國就對日直接對日開火的時候了，理論分析不錯，却給事實打得粉碎，當廣州緊要以及淪陷的前後那幾天，這派人真無從得可憐，「英法美為什麼驟若寒蟬？真奇怪！」於是站在這一營壘的人們，遂因局勢變得太厲害，信仰上便發生了分歧，堅持原來的信念的人，不承認英法對日的妥協，遲早還是會衝突的。原來的信念已跟着事實的變化而發生動搖了，就着着着尼黑協定所給予的教訓做根據，認爲說不定又是東方尼黑協定成功的。究竟誰是誰非？作結論的時間似乎尚早。不過如果脫離了中國的根本國策與忘掉了帝國主義根本的立場而來分析國際的趨勢，那是不要緊的，無論其雙方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失爲國際政治研究的兩個不同的認識，但站在中國抗戰的國策上，我們都要認爲他們多少帶有一點依賴性，因爲帝國主義的根本立場原來就是如此，無論其對中國關係好轉或逆轉，固於中國有莫大的利益或莫大的禍害，但中國抗戰的國策，却並不因之而動搖改變的，國際於我有利，也是戰，國際於我有害，更其要戰，那我們又何必看帝國主義的臉色而自爲歡喜與愁苦呢？我們固然應該承認他們都是以中甘戰爭爲基點來分析國際的趨勢的，但是，我們要問：果真東方的尼黑協定成立了

那我們也要步捷克的後塵屈伏嗎？如果東方的尼黑協定並沒有成立，不過英美法準備未充，還沒有到與日本開火的時候，那我們難道也要暫時停止抗戰，等待英美法發動的時候再來抗戰嗎？無論怎樣，我們除了繼續抗戰到底以外，並無等待或者屈伏的餘地。因此，我們認爲他們雙方的認識，在主觀上雖沒有依賴的成分，但在客觀上，因爲沒有從抗戰的國策上加以說明，是或多或少有點依賴的成分，爲目前所不需要的。

第三。樂觀心理的危險。廣州陷落，武漢撤退，抗戰的形勢，確實是到了一個最危險最艱苦的關頭，能發奮得破這一難關，抗戰才有前途之可言，我們固不應該悲觀，悲觀是可以消失我們抗戰的勇氣，動搖斷傷我們國民的心理。和沮喪我們前進的精神的。但我們有什麼理由現在就毫無警惕之心而一味的樂觀呢？然而，社會上居然還有許許多多的人們是毫不在乎似的樂觀着。他們沒有什麼理由，只是以爲武漢廣州丟了，還有長沙，長沙丟了，還有貴陽，貴陽丟了，還有重慶昆明成都，還有陝甘青寧藏西康。地方還多着呢。用不着着急，人口還是衆多，以四川一省而論，就可以抵擋得日本的人數。至於物產也是豐富得很。而且上有統帥，下有上百萬的雄師，怕什麼？最後的勝利，總歸是我們的。他們不想，人人都像他們一樣，再多些也是沒有用的，他們不想，地方雖多，終究是有限，如果不努力，終究可以失掉的，他們不想，物產雖豐，不也是可以不勞而獲的。他們不想，百萬雄師，如果不繼續不斷的補充，是可以消耗殆盡的。他們簡直是宿命論者，樂天派，混世派，不客氣的說

，他們簡直是懶塗虫，是寄生虫，是供養機器，留着他們有何用呢？

第四，徧激憤怒的無聊。艱苦的事業是要有理智的人才能做得成功的。中國抗戰，什麼都不如人，那末，軍事上的失利，都是在預算中早已準備了的一筆賬，九一八後爲什麼不馬上就發動抗日的戰爭呢？那時一般幼稚病患。不都是叫罵喧嘩過對政府譴議爲屈辱投降的嗎。奉到全面抗戰之後，才教訓過來。應該是有新的覺悟了。現在我們準備不及人家，軍事的失利自是不可免的現象。政治上的紛亂才說一不久，一時又怎能做到非非有條呢？社會一般的程度不發，要在精神物質各方面動員起來，自然便免不了有參差不齊的現象。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今日的我，尚且不免與昨日的我發生矛盾，那又怎能可以使我一般不齊的人們在抗戰過程中的多現着合乎我個人的主觀要求呢？一旦名城失陷了，重要據點撤退了，我們也須得再要理智的想想：誰願意把名城失陷了？誰願意把據點隨隨便便的放棄？誰是沒有拚命的打？誰又是甘心的投降敵人？前方將士前仆後繼的忠勇精神究竟是否對不起國家和對不起安全線在後方唱高調的我們？民衆是不是在一大批的被徵發？一批批的在訓練？一批批的出發前方？政府的設施是不是都在向着抗戰建國的道路上走？至於做得是否都盡善盡美了，當然又是另一問題，又是主觀的力量問題與認識問題：這一切的一切，都詳細地，理智地，客觀地研究過一下沒有？有什麼值得憤恨的？有什麼值得抱怨的？有什麼值得憤恨的？問問自己的良心看，「我對抗戰貢獻了一些什麼？」「我有什麼資格可以咒罵別人？」「我爲什麼應該抱怨他人？」

我為什麼要對他人憤怒？敵人是誰招引來的？誰願意要打仗？誰的工作沒有做好？自己是否比別人貢獻得大？這一切，不待我們反省嗎？衝激的憤怒，憤怒的火焰，只有去而敵人發洩，只有去而敵人燃燒，才是道理。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同胞去發洩脾氣，有什麼用呢？徒見其無聊！幼稚！淺薄與無知識而已。然而社會上這種騷擾於人，卸責於己的人正多哩！嗚呼！奈欲無言！

三

卞先生說：「國者從之也，其心之器也」。今當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所賴以戰勝敵人之基本條件，厥為衆多的人民，其在衆多的人民之心的一致。假使國民之心理動搖或不求得一一致，那危險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必須求得全國只有一個信仰，一個意志與一個行動，其原因也就在此。在抗戰形勢萬分嚴重的今天，國人心理之不一致，認識之各有不同，因而行動是必定會互相乖離的，那影響於抗戰的前途，實在比敵人任何厚利的炮火所給予我們的威脅都巨大，所以我們檢討一般的錯誤心理以後，必須來下一個診斷。怎樣診斷呢！國家老早就開具了藥方的，我們照方劑劑的服下去就得了。

第一，悲觀心理的診斷。診治悲觀心理，首先就要明瞭這次抗戰所採取的政策，其次要明瞭敵人作戰的戰略。再其次要瞭解敵我兩國國力的比賽。最後還得瞭解今後抗戰的形勢。這四點都明白了，那也就用不着悲觀了。

(1) 首先談到我們抗戰的政策，這是衆大週

知能：持久戰與消耗戰。因為這次抗戰，不比兩個勢力敵的強弱作推行他們五洲的國策所引導的戰爭，而是敵人要滅亡我們，我們爲求生存而奮鬥。革命的戰爭，得得有非戰不可的必然之勢，初不必作敵我力量優劣的比較。敵人的力量優於我，那是必然的，絕對不能因我力量不如人而不反抗，正因為我們不如人，人才來侵略我，正要想生存，才不計利害起來鬪爭。不過要想法如何去消耗敵人的優越力量，保持自己的抵抗力。等到把敵人優越的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自己的抵抗力也保證得很多，那時敵我優劣的形勢爲之變換過來，我優敵劣，就到了最後勝利時期了。因此，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愈延長愈好。如何可以延長這個過程呢？那就是要以我們廣大的空間去爭取最長的時間；以我們強大的人力去消耗敵人的財力。所以，領袖在幾年以前就指示我們了：步步爲營，處處設防。南京陷落以後，領袖又指示給我們說：今後決勝之地不在城市而在廣漠無垠的鄉村。台原莊大捷之後，領袖又對切的訓誡我們：開勝勿驕，聞敗勿餒。這是以弱敵強所必採取的政策，也即是革命戰爭以劣勢地位打擊優勢敵人的必要法門。明乎此，那一城一地的得失，值得發狂或發哭的嗎？不必要，不必要。

(2) 其次談到敵人的戰略，這也是衆人所共知的：「不戰而勝」，與「速戰速決」。不戰而勝的戰略被粉碎了，就不得不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要採取速戰速決的戰略，當要以最優越的力去作最猛烈的進攻，以謀一鼓而消滅我們的

主力。主力消滅了，那我們還能不能繼續抗戰呢？當然不能，那戰爭就結束了。敵人戰勝了。敵人得一個國，眼看得一步步地失敗了。平津陷落，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上海陷落，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徐州陷落，也就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進攻徐州，徐州陷落，也就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進攻武漢，武漢進攻不下，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現在已經佔領了，戰事就可以從此結束了嗎？否！否！這一切又落了空。正如外人所說：「中國人已經舉世皆移及特務地他們的主力：日本被迫再向前進，把它的警戒和供給線拉得更長需要更多的兵員和供給；它得贏得許多戰俘，它就不能繼續整個的戰爭」。這樣，敵人何日可以把中國屈服，提前結束戰事呢！渺茫！渺茫！那只有高唱「長期戰爭」的口號了。我們要問，敵人爲什麼要速戰速決？其理由很簡單。(1) 主觀的力量使地不可作長期的戰爭。(2)

(1) 主觀的力量使地不可作長期的戰爭。(2) 客觀的環境。大陸有蘇聯，海洋有英美，都虎視眈眈地環繞着他。敵人何敢把牠對付大陸海軍強強的海陸空軍大的力量，消耗在他眼中並沒有地位的中國來呢？那末，不戰而勝既不可能，當然只有速戰速決，速戰速決又陷入了泥淖，那日本只有長期抗戰的中國爲它敲着響鑼。這它往墳墓裏去罷了。我們認清了這點，敵人愈想速戰速決，就愈心慌意亂，愈腳亂手忙，同時對我們的進攻就愈猛烈，愈益殘暴。在另一方面，敵人愈取得了暫時一城一地的勝利，就消滅得愈大，泥淖愈陷愈深，而愈不易拔除了。避光返照，可惜黃昏，我們只有愈益努力和高興以待最後勝利的到來！有什麼理由要悲觀呢。(未完)

力。主力消滅了，那我們還能不能繼續抗戰呢？當然不能，那戰爭就結束了。敵人戰勝了。敵人得一個國，眼看得一步步地失敗了。平津陷落，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上海陷落，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徐州陷落，也就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進攻徐州，徐州陷落，也就被迫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進攻武漢，武漢進攻不下，不能不繼續抗戰。武漢現在已經佔領了，戰事就可以從此結束了嗎？否！否！這一切又落了空。正如外人所說：「中國人已經舉世皆移及特務地他們的主力：日本被迫再向前進，把它的警戒和供給線拉得更長需要更多的兵員和供給；它得贏得許多戰俘，它就不能繼續整個的戰爭」。這樣，敵人何日可以把中國屈服，提前結束戰事呢！渺茫！渺茫！那只有高唱「長期戰爭」的口號了。我們要問，敵人爲什麼要速戰速決？其理由很簡單。(1) 主觀的力量使地不可作長期的戰爭。(2)

日寇進攻華南與其國內危機

杜伯壘

一 敵國政潮的分析

自廣州淪陷武漢潰退後，我國抗戰實已入於最嚴重階段，有志衰弱的人，紛紛終日，甚至懷疑抗戰前途，而抑消極悲觀的態度，其實他們的目光未至太短視，認敵也太薄弱。爲了明瞭敵人的內在危機，及我國抗戰實力起見，在這一問題，我們需要翻一下舊賬本：

雖然曉得，在戰爭初起時，日寇本擬於三個月內擊破我軍主力，短期內結束所謂對華事件。然日寇對中國戰爭，即必須同時對世界準備戰爭，而向中國侵略也就是向世界侵略的初步。因此，就要求所謂「強力政府」，所謂「國體明徵」，所謂「國防資源自給」，簡單一句話，就是要求日本的整個經濟受軍閥所支配。所以日寇對外侵略，同時也必對內侵略。因而日寇一切政潮，在日本軍閥政治切腹之前，都不過是到法西軍閥絕對專政之過程而已。

自犬養浩口被殺，社大黨老賊的安部被打，政民兩黨當選後，日本政黨已成了軍閥的私生子，日本宣佈開辦徵軍閥的吠狗。於是本年三月初旬的七七，萬萬餘元的龐大侵略預算，便在刺刀的威勢下，被兩院通過了。

因了侵略時間的拖欠，和戰線的拉長，把日寇速戰速決的迷夢，打得粉碎，爲了應付這出乎日寇意料之外的危機，不得不實行其所謂國家總動員法案，這不僅證明日寇政治經濟已因此而形成軍事法西獨裁，不僅說明日寇已決定將其整

個國力向中國作孤注之一擲，而且說明日寇經此次戰爭之試驗，更充分暴露其爲一外強中乾的「泥腳」。總動員法案的實行，不僅出乎日寇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從去年七七，到本年五月，抗戰才滿七月，竟能使日寇傾其全力總動員，在常規中我們並不敢一棒企望，而在日寇也根本未作此打算。所以從五月四日（敵總動員法開始實行之日）起，日寇整個政治經濟社會

機構，已完全放在戰爭基礎之下，而將其整個人力物力財力都交給軍人支配。從五四到現在，經過半年的抗戰，我們已充分的領略了日寇整個國力的重量，而所謂整個國力也不過如此而已，武漢淪陷，廣州淪陷，果真值得我們驚觀嗎？日本軍閥之強橫，可以說世無其匹。他們何曾把中國看眼裏？更何況把世界看眼裏？不料經過我們的堅強抵抗後，牠們認識了中國，也認識了世界。因之反動反英最力之廣田賊，便於本年五月二十七日被追去職，而遺成日閣之整個改組，這雖開實行總動員法僅僅是三週之短，於是不可一世之日本少壯軍人，遂不得不改變其一貫對外蠻橫之國策，而採取避免列強衝突，獨立對華侵略之手段。經過本年八月十二日之張鼓峯停戰協定，更證明了日寇之脆弱無力，明治維新以來，這是牠們對外屈服的第二次。我們可

以毫不客氣的說，此次能使日寇屈服的不是蘇聯，而是中國。

二 敵國經濟的危機

日寇自對華侵略戰爭爆發後，除發行公債達八十萬萬外，復增加龐大之侵略費預算，連原有之一百二十萬萬公債合計，實已超過二百萬萬之巨。一方面因國際反日運動之澎湃，日貨到處遭

受致命的打擊。他方面因對華戰事的延長，致使國內所有工廠，均改作臨時軍需製成廠所。工業生產既日趨衰微，軍需原料又極感缺乏，只鋼鐵一項，已足於敵於死命。查日寇所需之鋼鐵，七月以前，悉仰給於安南，後經法政府禁止出口，遂使敵人焦頭爛額，現雖以信用狀到他處活動，迄無所成。舊有軍需口消耗殆盡，新用品又限於資源，無力大量製造。現已調令其前方部隊不准浪費軍火，並將後方部隊實彈射擊次數大加減少。吾人素知，日寇作戰，純憑藉其優越的炮火掩飾其畏怯懦怯的醜態。一經短兵相接，莫不棄甲曳兵而走。則此項節省軍火之訓令，勢必成爲一紙具文無疑。何況剝肉補瘡，根本就無濟於事呢？

現敵國之失業工人，無法謀生者已逾百萬，東京大阪名古屋雖設有機械工業養成所，或軍需作業輔導所，但因經濟有限，無力發展，對十項失業工人，不但無法安插，而舊有工人，且不斷裁減。因而失業日增，社會機構動蕩不安，反戰運動已普遍於工人學生及下級士兵羣中。因大量公債之發行，而無現金作抵，遂造成敵國財政上最高度的通貨膨脹。而所有軍需成品與原料，更需大量現金向國外購買，既無出口作彌補，更無資源供浪費。傾其國內現有之準備金，不過數萬萬日元。（記得數日以前曾見某報稱，僅一萬萬日元。因忘該報名稱，無法查考。）甚至連死人

之金牙齒都要設法搜羅，其羅掘窟窿，可見一般了。

日寇在華作戰部隊，軍火消耗，據統計每日約需一千萬至兩千萬，此項消耗，將有增無減，若以半年計算，最低限度亦需四十萬萬。再加以國內直接間接消耗於侵華戰爭之費用，試一統計其數字，我想誰都會覺得吐舌吧？在敵國經濟基礎已瀕破產的現在，牠還有力量再支持這戰爭下去嗎？

三 日寇兵力之估計

誰都曉得，日寇兵力，戰時可由二百萬增至三百萬，二百萬中，較有戰鬥力者，約不滿百萬。此項兵力，傷亡東北戰場者約三十五萬以上，傷亡於進攻武漢者約四十萬，其他如本月十日在南滿線萬家嶺被我殲滅之一〇六師團全部及一〇一師團之二四九聯隊全部約三萬人，華南所殲滅之萬人及晉南豫東，冀綏所殲滅數千數百零星小股尚不在內。連前合計約有百萬。在數量上，雖佔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在質量上，實喪失全部兵力之半。其用於進攻湖北與華南之兵力不下六七十萬，用於防守察綏冀魯豫浙各點之兵力，約卅萬。用於防守蘇聯者約三十萬至四十萬，統計日寇在中國境內已傷亡與現有兵力，幾佔其全部所有，倘再增援抽調，已不可能。而其國內之壯丁，已抽至八次之多，農工商學生，甚至大學教授，都被強迫入伍，作為軍閥之犧牲工具。目前日寇已至日暮途窮之境，傾其陸海空全力，費時十六月，亦不過佔領幾個據點和幾條狹窄的鐵路與公路線。即此僅有的交通路線，隨時遭我游擊隊之破壞襲擊，從無寧日，所以只要我們繼續

抵抗，終了勝利之一日。在日寇只能傾其在我國所有之兵力作戰，無力補充，我們則有千千萬萬的幹部，隨時可以補充舊軍建立新軍，以我無限之兵力，死拚敵有限之部隊，勝敗之數無待能言，國人對抗前途之疑慮，可澈底釋然了。

四 日寇進攻華南之內幕

敵人歷時五月，以六七十萬之精銳，猛撲武漢。所得的代價是四十萬包骨灰。國內每次的徵兵，都是只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他們在軍閥威壓下，馴伏得如羔羊似的，被迫遠涉重洋，把生命送到中國來犧牲。而在海洋的那一邊，正有無數的父母妻子寡婦孤兒時時在操心着他心愛的人兒會遭逢着不幸，永遠盼望着那些永不回歸去的人之歸去。然而結果他們所得到的却是一包從異邦帶回來的骨灰。這樣一次兩次以至三四次無數次，於是他們明白了，他們明白了侵略戰爭的罪惡，他們更明白在中國犧牲是冤枉的，再加以國內經濟的破產，捐稅的加重，使日本民眾日陷於饑寒交迫之境。有識者更看出對華侵略戰爭的延長，將使大和民族得到一個不可避免的厄運，於是從智識階級起，到佃農小販止，都不約而同的呼出反戰的吼聲。從去年到現在，因反戰運動而被捕的青年學生，大學教授，下級軍官，先後已不下二萬二千之多。但監牢刑場，始終裝不下人間正義的呼聲。爲鎮壓此種變亂起見，日本軍閥便不能不冒不韙的向華南進犯了。

字垣的被逐，是說明半年來日寇對華侵略的失敗，少壯軍人爲維持其最後殘喘計，勢不能不驅逐公敵，而造成日寇政治上清一色的少壯軍人專政。他們除了挾日皇之一勒令控制日本整個國家外，所謂日本內閣，至是已成了少壯軍人的副官處。在這一羣沐猴而冠的豺狼決定下，於是廣州

日寇對華南進犯，是將其全部國力作最後一逞。即今進謁武漢，也是火山頭上的佔領，日寇已決定走上自殺之路，我們可以說無論勝敗，日寇必亡，即使萬一日寇勝利，他自己也完了，牠已不堪任何列強一擊了。而我們正保持實力，繼續抗戰，勝利條件日如前述。所以廣州淪陷不足憂，武漢撤退不足悲，日寇必失敗。

五 結論

日寇國力既衰微如上述，而進攻華南，除佔據一三死城外，又一無所獲。他們的矛突之象雖張，而驕技之窮已見，只要我們繼續抗戰，日寇必亡。凡我同胞，都應抱定信念，痛下決心，誓將倭寇消滅於中華國土之上，長期抗戰，不僅決定我們自己命運，也決定日本命運，我們救中國，就是救世界，也是救日本之人民，我們的結論是：戰必勝，不戰必亡。消極悲觀之心，爲抗戰前途之大障礙，必須洗刷淨盡，方配做抗戰建國的新中國之國民！

廿七，廿八，夜七時。

「抗敵」之一解

趙振中

誰是我們敵人的敵人？ 在廣州淪落，武漢撤退的當中，「抗敵」這名詞，是多麼一個神聖的任務，毫無疑義的，這更長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天職。但是在未談抗敵之前，我們有個先決條件，那就是要認清我們的敵人在那裏？

在我們看來，我們的敵人，可以分做有形的無形的兩種。有形的敵人，當然日本是天下第一號的大敵，此外如滿洲土匪之流，也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他們正在威脅着我們國家的存在，正在損害着我們民族的生命。可是在這些有形的敵人之外，還有我們所看不到的無形敵人，那就是鴉片與梅毒。因為它們不但無時無刻不在削弱我們民族的筋骨，減損我們民族的活力，並且它們還能使我們亡國滅種。

敵人由何處而來？ 中國這一個古老的社會，幾千年來都是處着

，也可以說健康的生活，從來更沒有聽說過鴉片與梅毒這兩個名詞，然而現在可不同了，在中國社會史上發現了奇蹟，鴉片與梅毒正在發揚着偉大的作用，這不能不使我們嘆息不已。

記得，不，據說在一百年以前的時光，我們中國在開始接受外國的「文明」了。那些洋大人們駕了輪船，好像天神一般的降臨中國了，中國吃過幾次大虧以後，對於西洋文明只有全盤接受

，又怕却之不恭。可是當時所謂「文明」也者，一般人所看到的只是他的堅甲利兵，只是他的機器洋貨，而沒有看到貨物裏藏有鴉片，更沒有看到水兵身上還帶着梅毒。

從此以後，使中國整個的社會變了質，只有沉淪愈下，直到了今天。那些洋大人的堅甲利兵以及各種的機器洋貨，固然高出我們一着，但是他只能戰勝我們，而不能征服我們。事實擺在眼前，我們現在有被征服的危險了，他們所用的法寶，是鴉片與梅毒，而不是飛機大炮，這就是所謂「明槍好躲，暗箭難防」。

洋貨變做國貨！ 中國自海通以來，有些愛國之士或當軸許公，便應時起而提倡國貨以求挽回利權而裕國富民。數十年於茲，我們檢討的結果，飛機大炮固然還其源由外國而入，為什麼我們日常所用的一瓶墨水一把小刀還是美國貨或德國貨呢！回頭再看鴉片與梅毒這兩件純粹的舶來品，居然經過不久，現在已經完全變成國貨了，這或許是我們可以自傲於人的一點吧！

試看各位墨紳同胞，我們只聽見他們交口稱贊雲南土或貴州土的動足，而他們從沒有說過美國土或者德國土的味道好。

鴉片與梅毒自從國貨化以後，到現在已是根深蒂固而具有一種不可侮的勢力了。鴉片的收入

曾經幫了我們中央或地方政府不少的忙，直到現在它還是我們精神國庫中一件絕大的寶石。梅毒的潛勢力更是不入，滲透了各個階層，我們只向各個藥房的老板問一聲，他們銷售最大的藥品是什麼，他會毫不遲疑的答覆是梅毒星白濁丸，因此我們更可想見我們國民的健康已無補到什麼程度了。諸君不信，翻開報紙看看，黑籍救星安然丸和樂的能的的廣告多過於抗戰以及捐款的話語。

敵人正在做什麼？ 鴉片與梅毒之為害，至大且鉅，這是婦孺皆知

的真理，它不但毀了我們自己的健康，使我們成了社會的贅瘤，而且能把毒素傳給我們的子孫，使其永無翻身之日。其為害之烈，損患之遠，可想而知了。

現下日本的鐵蹄，踏遍了半壁河山，極盡其殘殺焚燒搶掠掠掠之能事，以求滿足其亡人之國滅人之種的野慾。他不但利用炮火槍彈來完成他的目的，同時他還用鴉片梅毒這兩大敵人來加害於我們的同胞。凡是淪陷的區域，到處是煙館妓院林立，營業之盛前所未有。請看一個外報記者的報告（載密勒士評論週報）：「一切腐敗的封建主義復活着，政府允許中國人或日本人，得從事買賣和沉溺於鴉片海洛英嗎啡紅白面及其他之麻醉劑。這種慢性而殘酷的方式，至少等於日本的爆炸掠奪和姦淫，這是致命的毒害」。據官方公布，去年東北四省有一百三十七萬沉溺於毒品的人被釋放，天津日和界有一千家商店從事於最卑劣的營業，二百多家麻醉品工廠，顯了一

從轟炸中去陽新

瓊

——戰地通訊——

又又：

近月來寄的信都收到了吧，每天那時候你們的信來，可是終於失望了，近況如何，甚念！

我們自奉命改編成又又部又以後，在崇陽縣政府奉命開往新線——陽新——是在本月二十三日早上動身的。政治部四位男同志和我們女同志五個，首先頭部隊，先走兩天，以備沿途工作。第一天宿路口鎮（距崇陽三十里），路上雖是較辛苦些，可是這一羣頑皮的我們的無憂與快樂已把疲乏消釋了。公路雖似彎曲的長蛇，時間一分一秒地在沙沈的腳步聲中踏過了，前面似乎有光明與快樂在向我們招呼，終竟發覺是常場在我們的口角邊；是的，我們是快樂地興奮地又重踏上戰場——民族解放的戰場。

第二天清早又動身，這天要連趕六十里，脚又開始有些痠痛了，一路上老百姓總少見，所以把吃東西總買不到，午後一趕到南林橋吃了早飯，也做了兩個鐘頭的工作，休息幾分鐘又開始走了，將近黃昏時才到通山縣。

第三天清早本來要趕着走，但因為種種關係沒有走成，那天可嚇人了，天氣晴朗，早上就有一架飛機來偵察，接着大批飛機來轟炸了，是在下午十二時到午後四時，我們住屋是在郵局隔壁，飛機是低飛，大群轟炸了四個鐘頭。炸彈就似落在我們頭頂上落下來，我們大夥兒躲在屋的一角，互灰泥土蓋着我們滿身，不一會機關槍又在掃射了，輪流轟炸了四個鐘頭，沒有一個時可以涼爽地換一口氣。轟炸是那樣地慘劇，心劇烈跳動着，接着又是四架飛機由我們屋頂飛過去，投彈了，聲音來得更猛烈，郵局也轟炸了，我們那時的確早已忘其形，忘記了自身的存在，還是山上一跑來一人給我們講叫快撤，我們才驚醒過來，趕快搬到近處，三里的一間屋子去，火光瘋狂地燃燒着，太陽也疲倦似地落到西山脚去了，瓦片的爆炸聲，小孩的哭叫聲，婦女的哀哭聲，一起混雜了起來，老百姓們一個個手忙腳亂地搬東西，到這個時候就是五六歲的小孩眼角上還掛着顆顆的幾點淚珠，

跟着她老人搬東西背行李……現在大家跑的方向只有一個——僻靜的鄉村，田坎的小路上走着串串挑糧的人（連我們也在其中），泣別了這較熱鬧的縣城，火花瓦片亂飛着，灼灼的火光似乎仍不放鬆地與落日的餘輝爭輝相應。

這一次敵人更幫助我們做事實的宣傳了，他們的確是殺人放火盜淫搶掠的強盜，誰是我們大家的敵人，已深深地烙在我們的心坎間，誰能既不是一條可靠的路，當然只有跟軍隊一起大舉保衛家鄉，替已死的父母兄弟報仇，已如燒掉尾巴子雪恨。我們走進一羣挑糧隊中去，給他們和他們講，更熱烈地每一個憤怒的火焰，小孩婦女們不哭了，她們也願意她們丈夫幫助軍隊，打退日本鬼子保衛家鄉！

次日（廿六）天還未亮，我們就早開始走了，一路上很不安寧，隨時都有飛機在頭頂上隆隆的響，我們便到山林中躲起來，這天將走到上午九點鐘已不能再走了，飛機由頭上飛過去，我們走到一座山上坐下，算過了這一天，可是吃的東西我吃着，還算有點米，算每人吃下一碗粥，午後又走了，沿途都有敵機炸過的血跡，田坎間，公路旁也擱着很多是失去了頭或腳的屍屍……令人悲憤的事蹟處處都可以看見。這兩天（廿六廿七）過的生活都是野人生活，白日則到山裏去，到下午些才開始行軍直到次日清早，我們是二十七號夜十時到陽新縣的，距前線還有五六十里的白土堂，照例白天到山上去，下午又來做些民間訪問工作。好，不談了，以後有機會再寫吧！敬祝身心愉快。

瓊兄寄自陽新白土堂九，景晨

抗敵半月刊

發行所：貴州全省各界抗敵後援會
 編輯者：抗敵半月刊編輯委員會
 印刷所：貴州大美印刷廠
 總代售處：貴州大正報社
 代售處：貴州各報社、各書局、各書店

價目：長期半年本埠六分 外埠連郵七角
 零售：每册六分